



外教社 走近经典 日语阅读系列

主编 谭晶华

永井荷風

作品选

注译：谭晶华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外教社

外教社 走近经典 日语阅读系列 主编 谭晶华

永井荷風

作品选

注译：
谭晶华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外教社

序

日本民族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是世界文化花园中的瑰丽奇葩，从古典名著《源氏物语》到当代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源远流长，群星灿烂的日本文学曾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文学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通过日本文学，我们可以学人生、习教养、长知识、阔眼界。在思想意识、人生态度、处世方法、道德观念、行为准则、文化风俗等各方面，包括日本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曾经影响过几代人，今后，还必将在更大的范围和程度上影响年轻的一代。在世界加快走向全球化、各国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读者通过日本文学这扇窗，更多地了解日本文化，借鉴邻国的经验与精华，实在很有必要。如同哲学、历史、美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学科一样，外国文学是一门「致知」的学问，它可以陶冶情趣，提高素养，开阔视野，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培养人的洞察力、推理力、判断力和思辨分析能力，提高人的整体素质。日本文学连同世界各国的文学在广泛涉猎、表达悟识和再现生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它是一处蕴含丰富的精神矿藏，值得我们一代又一代地去开发。

正因为如此，我国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大纲把日本文学课定为主干课程，要求日语专业的本科生通过学习提高文学鉴赏能力和审美水平，开阔视野，陶冶情操，培养良好的素质和气质，同时希望学生能初步掌握文学批评的方法，为将来从事日本文学研究、教学或撰写文学方面的学术论文打下基础。教育部即将颁布的《高等学校本科日语专业规范》中也规定必须开设日本文学的必修课和选修课。

这套《外教社「走近经典」日语阅读系列》挑选了夏目漱石、森鸥外、芥川龙之介、有岛武

郎、樋口一叶、永井荷风、岛崎藤村、中岛敦、太宰治等十余位日本近代文学中最具魅力与影响力的作家的经典作品，每一卷由导读、正文、注释、精彩片断、汉对照及生平大事年表等部分有机组合而成。近年来，我国设置日语专业的高校数量迅速增多，许多学生苦于手头缺少可供阅读的经典原著，我们由衷地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弥补这个遗憾，使日语专业的学生、日本文学的爱好者能通过阅读来增加知识面，提高语言的综合能力，在跨文化交际表达中更加言之有物。

茅盾先生说过：「要真正透彻理解一部外国文学名著，就要第一，知道这位艺术大师的生平及所处时代的思想潮流；第二，知道这位艺术大师从他本国的文学遗产中继承了什么，从别国的文学名著中学习了什么，从同时代的不同流派的作家方面受到了什么影响？弄明白了上述诸问题，然后你真正懂得了这位艺术大师的独创的风格是怎样形成的了。」（《为介绍及研究外国文学进一解》）。我以为这是文学巨匠在教我们如何学习日本文学。愿本书的读者能通过这些经典名著读出每部作品中的语言变化，从日本民族独特的文学理念、文艺观、自然观、季节感、生死观、恋爱观、传统文学与审美意识等各角度去欣赏名著，感受日本文学的独特的美，并把日本文学放到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去思考和研究。

是为序。

教育部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分委员会主任

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会长

谭晶华

二〇〇九年三月十五日

导读

日本唯美派的巨匠——永井荷风

永井荷风原名永井壮吉，别号断肠亭主人、石南居士、鲤川兼待、金阜山人等。1879年生于东京。父亲是个精通汉学、留洋美国的官吏，担任过明治政府文部大臣的秘书长。永井荷风早年接受中西文化的教育，中学时代爱读日本和中国的古典作品，学写过俳句、落语、狂言和汉诗。1903年，其父为使他将来成为一名实业家，让他去美国留学，而永井荷风更崇尚西方文化。留美期间，他受到美国自然风情的感染，后又转道法国旅行，因与父亲发生齟齬，失意中在法国度过了十个月的郁闷生活，但受到西方文学的熏陶，创作思想和风格均有明显变化。回国后他出任庆应大学教授并主办了日本唯美派杂志《三田文学》。1916年，永井荷风辞去教授和杂志编辑的工作，开始了长时间的隐居生活。1959年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死于独居的陋巷。

永井荷风是日本近代唯美主义的代表作家、唯美派的巨匠，一生留下了许多小说、随笔和译作。最早的小说在当时的名作家广津柳浪的推荐下发表，初期作品《野心》（1902）、《地狱之花》（1902）等受法国作家左拉的影响，有早期自然主义的倾向。从法国回来后发表了短篇小说集《美国故事》（1908）和《法国故事》（1909），一跃成为知名作家。虽然《法国故事》曾受到明治政府禁止发行的处分，但这段时间是永井荷风创作生涯中创作愿望最强烈、生活最充实的

时期。他应夏目漱石之邀而发表的长篇小说《冷笑》(1910—1911),对明治社会的丑恶、庸俗和肤浅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代表小说有《隅田川》(1910)、《比腕力》(1916)、《梅雨时节》(1931)和《濠东趣谭》(1937)等,还著有随笔集《江戸艺术论》(1920)、《雨潇潇》(1922)、《下谷丛话》(1926)、《荷风随笔》(1933)及一些剧本。1917年至1959年的日记《断肠亭杂稿》,简练而忠实地记录了作者的大半生,既是一部优秀的随笔作品,也是了解这段时期日本社会风俗和作者思想的重要资料。他的译诗集《珊瑚集》(1913)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有名译作,曾给佐藤春夫、堀口大学等诗人以很大的影响。永井荷风于1952年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1954年当选为日本艺术院委员。

有一种观点认为永井荷风的作品在思想倾向上是完全消极、颓废的,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这种结论未免过于武断、简单。永井荷风文学所表现的思想倾向是多方面的,随着时代和年代的不同,既有消极的部分,也有其积极的一面,这和作家所处的环境和思想演变不无关系。

早期作品《地狱之花》是通过一位在富豪家当女教师的园子姑娘的遭遇,反映了明治时代妇女决心冲破世俗观念,争取近代人自由幸福的思想。这部作品中既有左拉文学的影响,又有作者自身反抗家长意志、憧憬自由的影子。作品的跋被日本文学界看作左拉主义的宣言,影响很大。

永井荷风在文学上的逆反精神也在《地狱之花》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富豪黑渊过去与外国传教士的小老婆通奸,待传教士死后,他们结婚并继承了传教士的巨额财产,因此遭到社会的仇视、摒弃,非常孤立和苦恼。主人公园子对此非常同情,她认为黑渊固然有罪,但是「社

iii 导读

会是不是一直这样公平地惩罚每个有罪的人呢？一国的首相横行妓院，至今还在玩弄尚未成年的少女的肉体，政治家几度凌辱妇女却满不在乎；教育家隐瞒丑恶的受贿罪不以为耻。社会不是照样在对他们放任、宽容，他们的地位和信誉不是并未受损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种不公平现象使作者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他同情弱者，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表示反感和义愤。」

这一点在《溼东趣谭》中也有明显的表露，他认为：是宰相和教育家们的欺骗、「名正言顺的妻女们的虚荣心」在「驱使他奔向一开始就知道的邪恶、黑暗的街巷」。他相信：在道德败坏的深谷中，不仅有真实和亲切的感情，还有「娇美的人情之花」和「芳香的泪水之果」。很难说永井荷风的这种心态是健全的，但从客观上说，他没有与不合理社会正面对抗的能力，只能在气愤之余，用这样的消极方法表示一点反抗。这不由使人想起了中国现代作家老舍在四十年代发表的小说《月牙儿》。然而，老舍在指出娼妓卖淫这一资本主义社会丑恶现象本质的时候，积极从正面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永井荷风却明知「邪恶」、「黑暗」，仍然爱去那儿「发现被抛弃的破衣碎布上的美丽的针迹」，他只是停留在对社会怀有逆反心理的层次上，其局限性是很明显的。

此外，永井荷风对当时日本的传播媒介为取悦读者而动辄对文人「笔诛」的现象也是深恶痛绝的。他几次「受害」，除了敬而远之外，只能怀着强烈的逆反心情，进行嘲讽，甚至不惜咒骂几句来解恨。在《地狱之花》里，他借富子之口说：「那些报社的人大都如同流氓，一句话，全是些有前科的乌合之众，要是社会上的人都把他们写的东西当作事实，那我对这漆黑的社

三十年代，日本在军国主义法西斯统治下，部分文学家充当御用文人，战时还有作为战地报道班成员奔赴前线而撰写所谓「国策文学」的人。永井荷风则一直采取正面对抗的态度，他的反战精神在日本文坛有口皆碑，其思想和言论在日记《断肠亭杂稿》中表现得最为充分。三十年代初，日本军国主义对内镇压革命运动，对外扩张侵略，传播媒介造谣生事，煽风点火。永井荷风对此十分反感，在创作中坚持了正义。他曾采取抗税措施，目的是不让军队去多买炮弹。在代表作《溼东趣谭》中，永井荷风用揶揄和嘲笑的笔触描绘了战争年代日本黑暗的形式和奇怪的社会风气。例如主人公面对警察的无理盘查抄身，臆造了一个家庭成員——妻子，并把法国大革命的纪念日说成妻子的生日，临行前主人公把所吸的烟雾朝警察所在的派出所里吐去，真想说「你还是闻闻我的烟香吧」，以表示对警方的蔑视。每当炎炎夏日的傍晚，主人公总要外出散步，其理由是躲避收音机广播的噪音，而噪音中最使他感到「痛苦」的是「九州方言的政论」。尽管商店橱窗里装饰了战地士兵的偶人，但路人漠不关心，使主人公感到「异样」。五·一五事件后，电线杆上贴满号外，而民众对此并无特别表情，「只有摆摊的商人在不停歇地给玩具兵器上发条，用喷水的玩具手枪乱射一气。」在这部作品里，永井荷风对警察的蛮横、无知以及日本发动大战前的黑暗时代的嘲讽是尖锐和无情的。他怀着一种悲哀和冷漠的心情注视着自己的国家步步滑向战争深渊。

由于永井荷风长期受到西方文明的熏陶，因而对西方文化和文明极为熟悉，他比较善于用西方艺术的审美眼光去观察自己国家的国情和风俗。日本的江户时代经历了二百多年的

锁国期，到明治维新后，随着国门洞开，西方文化大量涌入日本，日本人发挥天生的模仿才干，从日常的饮食起居到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西方文化的影响触目可见，其中不乏驳杂、浅薄的文明开化现象。永井荷风在作品中对这些现象进行了嘲弄和批判。

《梅雨时节》主要写一个名叫君江的咖啡馆女招待从乡下进城后，在东京闹市银座的特定环境中，受当时西风东渐的影响变成一个沉溺在与异性淫乱取乐之中又毫无羞耻感的女人，她的堕落并非为了挣钱，而是为了「快乐」，反映了当时社会风气使人道德沦丧的现象，有文明批判的倾向。在《溼东趣谭》中，永井荷风对当时东京实际存在的俗恶现象披露很多，抨击得也很激烈。诸如咖啡、红茶的喝法，外国人名地名的译法，赤坂溜池牛肉店栏杆的装饰，出租汽车司机的不文明举动，现代人无处不露的以利己主义为核心的优越感，文人墨客的结党营私作风等等，通过这些，我们可以了解永井荷风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气质、教养、兴趣及精神状态。文艺评论家中村光夫这样评价他：「可以认为，在我国的文学家中，他不仅仅理解西方文明的精神侧面，而且还是是一位完全消化吸收了的开拓者。……他不光了解外国、精通外国文学，作为有国外生活经历的文学家，他还是唯一的成熟者」（《荷风的青春》）。因此，当时的永井荷风就像一只立于鸡群的鹤，他是孤立的，恐怕真正理解他反俗精神和文明批评内涵的日本人并不很多。同时，在世界动乱、军国主义专制统治、封建意识残存、日本经济、教育水准还不高的年代，他所抨击的俗恶现象也是难以减少、绝迹的。

永井荷风的作品还有明显的怀古倾向，代表作《隅田川》就是永井荷风创作中最具古典风格的小说，主要人物长吉、阿丝及萝月的形象与残留着江户情调的隅田川畔的自然风光揉为

一体，写出了——一个完整的艺术意境。长吉的感情和心理与作者青年时代的感情和心理是重合的。作者说这部作品是「因隅田川衰败的风光驱动作者的抽象幻想，所构写的写实性的外部艺术」，同时又是「作者那难以抑制的主观倾向所谋求的一种理想的精神艺术——因隅田川景色外泄的抒情诗式的本能的象征。」永井荷风所追求的理想、完美的江戸时代的艺术情趣在隅田川畔尚未完全消失，因此，他想尽力把该处的季节变化、风俗人情表达出来，以寄托自己的怀古幽思。

《溼东趣谭》也忠实地记录了作者的这种情绪。在谈到阿雪的形象时，永井荷风写道：「阿雪是缪斯，她使我那倦怠、荒凉的心灵中清晰地浮现出往昔令人怀恋的幻影。」在令人缅怀往昔的影响力方面，阿雪真比饰演鹤屋南北狂言剧的演员和擅讲兰蝶故事的鹤贺某先生更大些，她是一位巧妙的不说台词的艺术家。」这种三四十年前业已消失的「虚无飘渺、光怪陆离的幻影幻人」，正是作者要追求的江戸时代的古典美，它是消极和颓废的。永井荷风对它的无限留恋和热衷追求固然有他自身思想方面的原因，但也是社会政治环境和令人窒息的时代造成的结果。

1910年，「幸德秋水事件」（也叫大逆事件）发生时，担任庆应义塾文科教授的永井荷风从六月起每天看到载着「囚犯」的马车驶向日比谷法院。幸德秋水等十一人被执行死刑后，永井荷风深受震动和刺激，他在1919年发表的《火花》一文中说：「我在社会上所见所闻的事件中，还从未有过像这样令人产生不可名状的厌恶心情的。我既然是个文学家，就不应当对这个思想问题保持沉默。小说家左拉不是曾经因德莱菲斯事件主持正义而亡命国外吗？可是

我和社会上的文学家都一言不发，不知怎的，我总觉得难以忍受良心上的痛苦。我因自己是个文学家而感到极大的羞耻。之后我就想不如把自己的创作降低到江戸时代那种格调，从这时起，我开始提烟袋，集浮士绘，弹三弦了。」永井荷风不是一位坚强、勇敢的文学家，他没能在同时代的作家石川啄木那样正面进行无畏的斗争，而是采取消极逃避，游戏人生的方法，试图用怀古及追求享乐的态度，从严酷的现实中找到一条安生的道路。他进行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反抗，然而，又难免给人以畸形的感觉，像是一个失败者。对此，石川啄木认为他的「感情与其说是清新的，莫如说是放纵的，……许多青年如同蚂蚁聚集于腐烂苹果上那样，为他的作品那甜蜜、恼人和妖艳的风味所陶醉」。（见西乡信纲《日本文学史》）这种批判是不过分的。

我们应该看到，永井荷风的文学是由各种要素构成的，其思想倾向也绝不是单一的。他的一生证明他是一位坚持自己思想、维护自己个性的很有特点的作家，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在艺术上，永井荷风所代表的日本唯美主义的文学作品克服了自然主义平板单调的缺点，感觉敏锐，语汇丰富，诗情洋溢，其艺术形式也是多彩多姿的。

目 录

年表	二人妻	雪解	邊東綺譚	隅田川	地獄の花	导读
374	304	277	175	123	1	i

地獄の花

第一

① 輝く五月、その第二日曜日の後半も聊か残り少なくなつた。園子は幼き秀男の手を引いて、丁度向島の白髻の堤を、かなり疲れた歩調で、ゆるゆると歩いて来る。

自然は今正に、其最上の美しい麗しい、恰も處女のような粧ひを誇つて見せるのであらう。堤の上、野の面、道の傍、目の達く限り、若々しい木の葉や草の葉の、云ふに云はれない光澤かな柔かい天鷲絨の衣を着た。幅廣い隅田の水は、丁度光ある浅黄綸子の帯の様に、處々小波や水鳥の白い繡取を置いて居ると、初夏の太陽は絹よりも滑かな太空から、この鮮かな凡ての色彩の上に、猶一段と黄金色の美しい懐しい輝きを與へて居るのである。

灿烂的五月第二个星期天的午后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园子牵着小秀男的手，迈着相当疲乏的步子，沿着向岛的白髻堤缓缓走来。

此刻，自然正自豪地展现出她最为美丽的姿容，恰似一位丽质处女，大堤上、田野中、道路旁，极目远望，处处披上了柔软的天鹅绒衣裳——那树木的嫩叶和青草的光泽美得难以形容。宽阔的隅田河水，宛如一条闪光的浅黄色缎带，上面处处绣上了细小的波纹和白色的水鸟。在比丝绸更加柔和的太空中，初夏的太阳给这一切艳丽的色彩上洒上了一层金黄色的、美妙亲切的光辉。

① 此文引自日本岩波书店《永井荷风全集》第二卷，原文集用旧假名表记。

園子は、川面から吹いて来る微風の、何となく香しい青葉の匂ひを含んで居るのに、其の英吉利卷にした鬢の毛を拂はせながら、平和なそして活氣ある堤の眺望に眼を奪はれると、忽ち心の底からは自づと悠然した女性特有の優しい情が動いて来て、云はゞ日頃の堅苦しい生涯（自分）は決して然うは思つて居ないのだが、の或る束縛からでも脱し得たと云ふやうな、如何にものび／＼した長閑かな感情に満たされて、自分では心付かぬながら、知らず／＼何か空想して居るのであつた。遂には其の手に引かれた少年の事も全く忘れてしまつた様に、只足の運びに任せて歩んで居たが、聴て又何か思付いたらしく少年の方に氣付いて見ると、秀男は矢張其の病的の萎微した性情の爲す所であらう。氣力の無い不活潑な風をして、足をずる／＼引摺つて居るので、園子は暫く途絶した話の糸口を起さうと、丁度通り掛る大きな門構の屋敷の前に、眞黒な洋犬の眠て居るのを指して、

「秀男さん、御覽なさい。あれは獵犬でせうか、」と云ふと、少年は甚だ事も無げに答へた。

「ああ、あれア姉さんとの犬ですよ。」と園子の顔を見上げて「先生、此の家は姉さんの家なの、先は家の別荘になつて居たのよ。」

「あら。さうですか。大變立派なお家ですね。」園子は向島に黒淵家の別荘のある事は已に聞知つて居たが、まだ何れとも確かには見定めては居なかつたのである。

「先生はまだ姉さんを知らないんでせう。」と少年は稍氣乗りのした様になつて、「遊んで行きませうか。」

3 地獄の花

「私はまだ一度もお目に掛かつた事は無いんですから、其に今日はもう直に夕方になりますから、又今度になさい。」園子は答へて、靜に堤の下の邸宅の方を眺めた。

高い板塀を圍らした中には、森の如く繁茂つた樹木が、全く家の屋根を隠して只鬱然と横つて居る處から、内部は殆ど計り知れぬ程にも廣大に寂然として見えると、園子の眼には平素飽くまで富の價値を卑んで居ながらも、又何處にか一種尊敬の念が起つて來るやうで。聽て其と共に、この邸宅の主人は如何な人であらう、と云ふやうな或る好奇心が萌して來るのである。

「姉さんはまだお獨身なんですか。」園子は遂にこの問を禁じ得なかつた。

「えゝ。たつた一人で居るの。」

「お幾歳です？」

「あの……二十六だと思つた。」

この廣大な、寧ろ淋しく氣味悪いと思はれる程な大きい邸宅の中に、女の身の廿六まで、唯一人で……と云ふ此丈けの事實でも、黒淵一家が激しく社會から排斥されて居る其有様を知つた園子の胸には、忽ち種々な想像が浮び出されるのであつた。この巨大なる富の力を握つて、この淋しい都の果に隠れて居る自分とは同性の婦人の身は、果して如何なる運命を辿るものであらうか！園子の心は幾何か同情の悲みに沈められると、忽然、深い樹立の奥の方から、幽かな琴の音が、風に搖れる細い青葉の間を滑つて漏れ聞える、其れに誘出されたかのやうに、近く驚が何處かで囁り始めた。あゝ！ 限りも無き何たる長閑さと静けさよ！ 激しい世の生存に折々は氣力も弛むがやうに思ひもする園子の心は忽ち深く動かざるを得なかつた。定りなき毀譽の街に

立つて瑕付き易い名の爲めに苦しい戦に疲らされるよりは、却つて社會の外に押退けられた穩かな世界に在る人は、冷なる眼には寧ろ至上の幸福に浴して居ると云はれるかも知れぬ……偶然も深いこの感慨は園子の身を其の中に投沈めたが、機械的に運ばれたる二人の歩行は早や二人の身を邸宅からは半町あまりも隔らしめて居たのである。然し園子の心は猶此等の感慨からは容易に脱する事が出来なくなつて、遂に、能い機會を失はず此の邸宅に隠れた女主人に親しい談話をして見やうと云ふ誘ひに其の心を任ねたらしく、彼女は今秀男を顧て、

「姉さんはどんな方です？」と問うた。

「姉さん……あの背丈が高いの、お父様のやうに……。」

無邪氣な答に園子は覺えず微笑んだが、其時、堤の上は漸く最後に近い赤々した夕陽に照らされるやうになつて、同じ散歩から歸りの人々は皆同じ方向に其影を抛げて居る。園子はふと近く自分の後に大きい靴音を聞付けて、何心なく振返へると、

「や、御運動ですか。」と聲を掛けた一人の老紳士を見た。

「はゝ。」

「實に、天氣で、散歩には又とない日曜ですね。」

紳士は常に威嚴を保つ事に馴らされたらしい、故意とらしい迄に苦々しい容貌の、殊更夥しく生じた髻の間から、似合はしからぬ愛嬌ある調子で云ひ出した。年はもう彼れ此れ五十ぢかい、肥つた大きな男である。高い山高帽子を少し阿彌陀に深く冠つて、何時も整然と扣鈕を掛けたフロツコート（フロックコート）の肩を聳し、其の両手を正しく左右に垂らして、如何なる場合にも飽まで眞面目な潔

5 地獄の花

白な而して嚴な態度を崩すまいと勤めて居るらしい其習慣は、今優しいこの青葉の堤の、柔い草を踏む歩調までが、丁度學校の長い廊下に靴を鳴らす時と同じ様に、甚だ規則正しく動かされて居るのも想像せられた。園子は初め此の人の口からは未だ嘗て聞かれた事のない碎けた挨拶に一方ならず其答に狼狽へたのであるが、聽て並んで歩く其の様子を見ると、矢張平素の、殊更にしかつめらしい水澤校長其の人の様子が變らないので、漸く沈着いた聲をして、

「貴所も御散歩で被居いますか。」と初めて問返した。

「いや。親戚に用事がありまして。其歸りです。」

「左様で御在ますか。私は上野から方々散歩致しましたのです。先達お話ししました黒淵さんの、このお兒さんが、然うなので御在ます。」

園子は秀男を顧て、この老紳士は今自分が雇はれて居る□□女學校の校長である事を告知らして靜に帽子を取つてお辭義を爲せると、水澤校長は優しく微笑んで、其の年齢などを聞いた後、今度は園子の方へ話を向けて、兒童教育に付いての意見杯から、家庭教師としては男子よりは寧ろ女子の方が適當して居ると云ふ様な事を咄し始めた。園子は水澤を知つてから最う三年程になるが、只□□女學校の教員室で校務に關する事より外には、まだ此れと云つて親しい話をした事がないので、只嚴格一方なる寧ろ苛酷な怖るべき人物とのみ思つて居た。けれども今細々と何處にか愛嬌のある調子で、心置きなく話を爲掛けるのに、其苛酷だと思つた胸の中には却て一方ならぬ優しい氣質の含まれて居るらしく、女子教育家としては甚だ適當な好人物であると云ふ事を感じて來る。すると最初愛嬌を含んで話掛けられるのを妙に氣味悪く思つた事さへ、今は全く忘